

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課題*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摘要

我們首先回顧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併吞的背景，接著說明克里米亞內部的族群關係，再來分析克里米亞的地位、以及所謂「獨立公投」的合法性，最後探究俄羅斯的立場、以及克里米亞分離的正當性。

關鍵詞：烏克蘭、克里米亞、分離、俄羅斯併吞、獨立公投

* 原先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動亂中的烏克蘭」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202 演藝廳，2014/9/13。

壹、前言

就法理上，克里米亞 (Crimea) 是烏克蘭 (Ukraine) 的自治共和國，現在被俄羅斯 (Russia) 實質併吞，烏克蘭莫可奈何。烏克蘭在 2013 年底發生動亂¹，不滿的民眾在首都基輔發動「歐洲獨立廣場」(EuroMaidan) 和平示威，經過 3 個月的對峙，沒想到政府向手無寸鐵的百姓展開血腥鎮壓，官方統計有 106 名人死亡、1,819 人受傷；西方國家斡旋朝野妥協權力分享成功，總統 Viktor Yanukovich 竟在 2 月 21 日倉皇逃跑² (Wikipedia, 2014c, 2014d)。俄羅斯趁機併吞烏克蘭南端的克里米亞半島，首先，由未戴佩章的特種部隊在 2 月 26 日攻下當地所有機場、以及軍事基地，次日再由民兵接管首府 Simferopol 的區域議會、以及政府機構。克里米亞議會 28 日展開閉門會議，決議脫離烏克蘭、加入 (accede to) 俄羅斯、並在 3 月底舉行統一公投；由於擔心公投效力的質疑，議會將公投提早到 16 日進行，緊接著，又搶先在 3 月 11 日與港都塞凡堡 (Sevastopol) 市議會共同宣布獨立 (Wikipedia, 2014e)。

聯合國安理會在 3 月 15 日決議將不會承認公投結果，俄羅斯則嗤之以鼻；公投如期進行，克里米亞官員於次日以 83% 的投票率下有 97% 住

¹ 此波烏克蘭的政治騷動，是 2004 年「橙色革命」的延續。當年，原先擔任總理的 Viktor Yanukovich 接班，被控指控買票、作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展開抗爭，最高法院裁決重新舉辦二輪投票，由反對派 Viktor Yushchenko 出線 (Wikipedia, 2014a)。可惜，接任總統的 Yushchenko 與總理 Yulia Tymoshenko 同床異夢，政治盟友分分合合，再加上只會以國庫討好選民，對於經濟停滯、及通貨膨脹一籌莫展，終於讓 Yanukovich 在 2010 年班師回朝當上總統 (Wikipedia, 2014b)。烏克蘭原本在 1998 年就跟歐盟簽有『伙伴暨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並在 2008 年展開『深化及通盤自由貿易協定』(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 ECFTA)，希望最終以『結合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AA) 取代 PCA；沒想到總統 Viktor Yanukovich 違反民意，在 2013 年底宣布不簽署與歐盟談好的 ECFTA、以及 AA，又被質疑跟俄羅斯有暗盤，引發群眾嚴重抗議；經過 3 個月的對峙，沒想到政府向手無寸鐵的百姓展開血腥鎮壓。

² 根據 1996 年所制訂的『烏克蘭憲法』，烏克蘭的憲政體制屬於半總統制 (又稱雙總長制)。不過，國會在 2004 年修憲，朝向總理權力較大的內閣制。憲政法庭在 2010 年宣布先前的修憲無效，重新調回總統權力較大的憲政運作。Yanukovich 與反對黨在 2014 年達成共識，同意恢復 2004 年的修憲體制、限制總統的權力，卻在次日離奇失蹤。

民支持與俄羅斯「重新結合」(reunited)，因此宣佈獨立，並在 18 日與俄羅斯簽訂條約加入聯邦³；迄今，公投的結果不被世人接受，美國、歐盟、以及大多數北約國家認定公投不合法，聯合國大會也以 100:11 票(58 國棄權)反對併吞(Wikipedia, 2014e)。

貳、歷史背景

克里米亞面積 26,000 平方公里，位於黑海北岸，是歐亞大陸交界要津，自古兵家必爭，外來統治者包括羅馬帝國、拜占廷帝國、基輔羅斯⁴(Kievan Rus)、以及蒙古金帳汗國等等。該地目前人口將近 237.6 萬，根據 2001 年的人口普查，族群組成如下：俄羅斯裔 58.5%(1,450,00)、烏克蘭裔 24.0%(577,200)⁵、克里米亞韃靼人(Crimean Tatar)10.2%(245,000)(Wikipedia, 2014f)。克里米亞韃靼人在 15 世紀中建立克里米亞汗國(Crimean Khante)，維持 300 多年的獨立(1441-1783)；不過，終於還是在凱薩琳女皇(Catherine II)主政的時候，被處心積慮在南疆尋求溫水港的帝俄於 18 世紀吞噬，塞凡堡(Sevastopol)海軍基地就是在 1783 年開始建立的。

在 18 世紀下半葉，半島上的克里米亞韃靼人還佔了 80%，然而，帝俄在 19 世紀開始鼓勵俄羅斯人前往移民，克里米亞人面臨土地被徵收、以及政治迫害，再加上經歷俄土戰爭的蹂躪⁶，只好集體流亡；據估計，在兩百年內有 40 萬族人遷徙到血緣文化同屬回教突厥(Turkic)的鄂圖曼

³ 原文為 *Treaty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rimea on the Admission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Components With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4)。

⁴ 這是俄羅斯帝國的前身，也就是三個東斯拉夫現代國家(俄羅斯、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的前身；該大公國在 1240 年亡於蒙古拔都西征，併入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或朮赤汗國)。

⁵ 烏克蘭裔主要居住在半島的北部，他們的移入主要是在戰後，特別是克里米亞在 1954 年併入烏克蘭後，一方面補足克里米亞韃靼人被遞解後的勞動力不足，另一分面是抒解烏克蘭西部的烏克蘭民族主義(Baudier, 2009: 10-11)。

⁶ 俄羅斯與土耳其在 19 世紀，總共打了 1806-12、1828-29、1853-56(克里米亞戰爭)、1877-7 等四場戰爭(Wikipedia, 2014g)。

帝國，因此，原住人口到了 19 世紀末只剩下 34%，已經淪為少數 (Dawson, 1996: 4-5; Sasse, 2007: 75)。一次大戰後，經過兩次大飢荒，剩下的只佔四分之一；二次大戰後，史達林以協助納粹為由放逐所有族人到中亞⁷；族人雖然在 1967 年獲得平反，蘇聯還是禁止他們返鄉；他們從 1987 年開始透過陳情及示威要求回鄉，蘇聯最高蘇維埃在 1989 年正式決議讓他們回去，不過，一直要到烏克蘭在 1991 年獨立後才得以大量返鄉 (Baudier, 2009: 10; Bilych, et al.: 2014: 30; Sasse, 2007: 134, 150) (見表 1)。

表 1：克里米亞人口組成

	俄羅斯人	烏克蘭人	韃靼人
1879	404,463 (27.9%)	611,121 (42.2%)	196,854 (13.1%)
1897	120,536 (27.1%)	5,0121 (11.3%)	189,821 (42.6%)
1921	370,888 (66.8%)		184,568 (33.2%)
1939	588,418 (49.6%)	154,123 (13.7%)	218,879 (19.4%)
1959	(71.4%)	(22.3%)	(0%)
1979	1,460,980 (68.4%)	547,336 (25.6%)	5,422 (0.7%)
1989	1,629,542 (65.6%)	625,919 (26.7%)	38,365 (1.9%)
2001	1,180,441 (58.5%)	492,227 (24.4%)	243,433 (12.1%)

資料來源：Baudier (2009: 10)、及 Wikipedia (2014f)。

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繼續保有克里米亞，俄羅斯一直耿耿於懷⁸；一

⁷ 德國在 1941 年進軍克里米亞，由於蘇聯統治嚴峻，一些克里米亞韃靼人認為或許有機會而歡欣鼓舞；希特勒的盤算是將南提洛 (South Tyrol) 的日耳曼人移民至此，也就是 Gotland Project，而軍方則有軍事戰略的考量，因此允許地方自主、也徵調兩萬族人擔任自衛隊 (Sasse, 2007: 5-6)。

⁸ 就心態上來說，俄羅斯支配烏克蘭 300 年，雖說是兄弟之邦，俄羅斯一向以老大哥自居、自認語言文化水準比較高級，視烏克蘭人為俄羅斯人的一支，是族群 (ethnic group)、而非民族 (nation)，不配擁有主權；因此，烏克蘭是俄羅斯完整的一部份，只有「大俄羅斯」，自然沒有所謂的「烏克蘭問題」。就地緣政治及戰略而言，雙方有綿延互長的國界，特別是比鄰俄羅斯人口眾多的地區，一夜之間，讓俄羅斯回到 17 世紀的安全環境，赤裸裸地面對西方，自是一大隱憂；由於俄羅斯的外銷有 20% 由黑海、及亞速海的港口輸出，擔心烏克蘭搶去貿易網絡。就經濟上而言，烏克蘭是過去蘇聯的軍

開頭，兩國爲了去核武化（denuclearization）無法達成協議，接著又爲了黑海艦隊的分配、以及克里米亞的歸屬相持不下。如前所述，目前克里米亞住民以俄羅斯裔移民爲主，包括黑海艦隊的退除役官兵⁹，所以對於克里米亞歸爲烏克蘭所有，這些人很難接受；另外，俄羅斯也相當不甘心，尤其是擔心萬一在塞凡堡的軍港不保，一來要另尋替代基地所費不貲，另一方面也無法滿足俄羅斯的區域性軍事戰略目標（Zaborsky, 1995: 12, 6）。

對於企盼有自己的獨立國家的烏克蘭人而言，具有帝國主意心態的俄羅斯是他們歷史上的天敵，因此，如何面對潛在來自俄羅斯的威脅，一直是確保獨立的最重要課題。在蘇聯尚未解體之前，俄羅斯頭子葉爾欽（Boris Yeltsin）與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 Leonid Kravchuk 在 1991 年 11 月簽了一個協定，同意尊重對方的主權及領土完整；當時，雙方聯手的目的是將蘇聯頭子戈巴契夫架空，因此，當超過 90% 的烏克蘭人在 1991 年 12 月 1 日的公投支持獨立，葉爾欽立即無條件加以承認（Zaborsky, 1995: 2, 4; Felgenhauer, 1999; Sasse, 2007: 133-34）。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等在 1991 年底簽訂 *Belavezha Accords*，同意成立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誓言保障境內來自其他成員國公民的權利¹⁰、同時承認現有的國界及領土完整。在 1994 年初，烏克蘭首任總統 Leonid Kravchuk 與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及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莫斯科簽訂『三邊聲明』（*Trilateral Statement*），烏克蘭以去核武化交換對方「尊重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的保證¹¹。葉爾欽接著又在 1994 年底與親俄的烏克蘭第二任

事工業重鎮，生產 25% 的軍火，譬如 SS-24 飛彈，烏克蘭出走讓俄羅斯元氣大傷（Zaborsky, 1995: 1-6）。

⁹ 從 19 世紀下半葉以來，該地已成俄羅斯人的避寒聖地，尤其是所謂的醫療旅遊，戰後，又是黨政軍特退休的地方（Belitser, 2000: 2）。

¹⁰ 這些新獨立的前蘇聯的成員國被稱爲「近外」（near abroad），有不少俄羅斯裔少數族群，又稱爲「俄羅斯離散者」（Russian diaspora），是潛在衝突所在（Buba, 2010: 3-4）。

¹¹ 當然，包括當時的總統 Kravchuk 在內，不少烏克蘭人認爲光是口頭保證尊重主權還不夠，比較充分的防備還是加入西方陣營；北約在 1994 年初啓動「和平伙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烏克蘭在 2 月立即簽署加入（Zaborsky, 1995: 8; Wikipedia, 2014h）。

總統¹² Leonid Kuchma 交換備忘錄 (*Budapest Memorandum*)，誓言尊重領土完整，並經美國、及英國見證：

2.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affirm their obligation to refrain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and that none of their weapons will ever be used against Ukraine except in self-defence or otherw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終究，葉爾欽與 Leonid Kuchma 在 1997 年簽訂『俄烏友誼及合作條約』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ussia Federation and Ukraine*)，爭議稍解¹³；不過，這只是框架協議，黑海艦隊還是有待協商 (Zaborsky, 1995: 1)。稍後，雙方終於完成三份『黑海艦隊協定』 (*Black Sea Fleet Agreements*)，並在 1999 年獲得烏克蘭國會確認。儘管如此，在第三任總統 Viktor Yushchenko 總統上台後，烏克蘭宣布在塞凡堡的租約在 2017 年到期後，將不再續約，雙方的衝突達到最高點。

親俄的第四任總統 Viktor Yanukovich 在 2010 年上台，同意將租約延至 2042 年¹⁴，俄羅斯如釋重擔；然而，在 Yanukovich 被國會罷黜後，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 顯然覺悟還是必須先下手為強，在俄羅斯國會於 3 月 1 日同意用兵後，藉口應邀維持和平，派遣駐紮的黑海艦隊官兵接管克里米亞¹⁵ (Wikipedia, 2014e)。

¹² 烏克蘭自從獨立後，政治人物大致可以分為民族主義者 (親西方)、以及親俄派，首任總統 Leonid Kravchuk (1991-94)、第三任總統 Viktor Yushchenko (2005-10)、以及現任總統 Petro Poroshenko (2014-) 屬於前者，第二任總統 Leonid Kuchma (1994-2005)、以及第四任總統 Viktor Yanukovich (2010-14) 則親俄。

¹³ 彼此的爭議，在於俄羅斯自始反對以具體的文字來保證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Zaborsky, 1995: 1)。

¹⁴ 見 *Agreement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ncerning stay of the Black Sea Flee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2010).

¹⁵ 烏克蘭在獨立之際宣布中立，同意將境內的核子武器交由俄羅斯銷毀，同時持續採取裁軍，並計畫將徵兵制改為志願役。面對俄羅斯的侵門踏戶，烏克蘭似無招架的能力，在克里米亞的烏克蘭軍隊原本就只是象徵性質，而俄羅斯光是駐紮在塞凡堡的黑海艦

叁、克里米亞的族群關係

族群、或是統獨議題並非克里米亞政治動員的議題，然而，隨著蘇聯解體的腳步逼近，烏克蘭獨立的運動呼聲越高，而克里米亞即將變成烏克蘭的一部份，俄羅斯裔擔心「烏克蘭化」而支持共和運動，政黨立場開始涇渭分明（Dawson, 1995: 16-18）。當下，克里米亞的族群差異往往會表現在政治立場，特別是克里米亞的定位：克里米亞韃靼人會期待終究有一個自己的克里米亞韃靼國，短期內則是如何恢復自己的語言文化；俄羅斯裔關心如何鞏固、甚至於強化現有的優勢，他們不排除獨立、甚至於與俄羅斯合併；烏克蘭裔則希望能進行烏克蘭化，特別是強化烏克蘭語在半島的使用（Dawson, 1995）。

在蘇聯時期，烏克蘭與及俄羅斯與都是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的官方語言，大多數的人可以同時使用兩個語言。有鑑於語言的政治敏感性，烏克蘭政府不敢強行推動烏克蘭化，能作的也是象徵性的，譬如政府機關的招牌、或是一些紀念性的路牌，頂多是威脅限制俄語教學及電視播出的時數，希望能增加烏克蘭語在官方活動的能見度，跟莫斯科推動的俄羅斯化教育政策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在 1989 年通過的『烏克蘭加盟共和國語言法』（*Law on the Languages in the Ukrainian SSR, 1989*），目標在十年內將烏克蘭與成爲單一國家語言，被俄羅斯裔視爲文化的威脅在獨立後；整體看來，烏克蘭語在克里米亞的使用還是進展有限（Dawson, 1996: 24; Sasse, 2007: 121, 137, 218）。

獨立後，『烏克蘭憲法』（第 10 條）規定烏克蘭語是「國家語言」（state language），雖然引起相當抨擊，不過，至少也確保俄羅斯語、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自由發展、使用、及保護」。爲了安撫少數民族（特別是俄羅斯裔），2012 年通過的『國家語言政策原則法』（*Law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State Language Policy, 2012*）規定，只要少數民族的語言在某區域有超過 10% 的人口使用，就可以成爲「區域性官方語言」（official

隊就有 1 萬多人部隊。

regional language)¹⁶ (Wikipedia, 2014i)。『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憲法』(1998)除了重申憲法規定烏克蘭語是國家語言，也誓言保障俄羅斯語、克里米亞韃靼語、以及其他少數族群語言的「使用、發展、使用、及保護」，並規定俄羅斯語用於「公共生活」(public life)，又保障學齡前孩童母語受教、以及日後在學校學習母語的權利(第 10 條)；另外，公文跟證件必須同時採用烏克蘭語、及俄羅斯語，另外，如果百姓認為有需要，也可以使用克里米亞韃靼語(第 11 條)。

最明顯的族群動員反映在選舉。一般而言，親俄的總統候選人可以獲得克里米亞的俄裔選民支持，特別是在塞凡堡¹⁷。以 2004 年的總統大選為例，經過三輪投票上台的 Yushchenko 在克里米亞的選票只有 15% 上下，在塞凡堡更不到 10%，相對之下，落敗的 Yanukovych 始終有七到八成支持，在塞凡堡甚至於將近九成；同樣地，由 2006 年的國會選舉，也大致可以看出類似投票行為模式 (Baudier, 2009: 24) (見表 2)。

表 2：克里米亞選民的投票

2004 年的總統大選	Yushchenko	Yanukovych
第一輪	12.79% (5.97%)	69.17% (73.54%)
第二輪	14.59% (7.61%)	81.99% (88.97%)
第三輪	15.41% (7.96%)	81.26% (88.83%)
2006 年國會選舉	Our Ukraine	Party of the Regions
	7.62% (2.4%)	58.01% (64.26%)

資料來源：Baudier (2009: 24)、Sasse (2007: 262)。

說明：括號內為塞凡堡的比例。如果沒有人獲得過半選票，就必須舉行二輪投票。

¹⁶ 目前已經包括有 Odesa 及 Khakiv 等 14 個市、或是地區，宣布俄羅斯語是方區域性官語言，特別是在烏克蘭語人聚居的東南區 (Pifer & Thoburn, 2012; ROMEA, 2014)。烏克蘭國會在 2014 年廢除此法，不過，被代理總統 Oleksandr Turchynov 否決 (Wikipedia, 2014i)。

¹⁷ 請參考歷屆總統大選的得票分佈圖 (Wikipedia, 2014j)，由於俄羅斯片面併吞，克里米亞的居民並未參加 2014 年的總統大選。然而，親俄的總統未必支持克里米亞的分離。

其實，俄羅斯裔並非一開頭就公開主張與俄羅斯統一，而是隱晦地主張克里米亞獨立、或是成立泛斯拉夫聯邦，然後再慢慢地過渡到與前蘇聯成員作某種平等的結合；在烏克蘭獨立後，他們關注如何抗拒中央政府的烏克蘭化工作，尤其是保障俄羅斯語的優越地位；另外，當克里米亞韃靼人開始要求還我土地、以及促進政治權，他們當然要想辦法保障自己人的權益，特別是反對保障少數族群的任何選舉制度¹⁸，以免挑戰到自己的支配性（Dawson, 1995: 10-12）。

比較尷尬的是烏克蘭裔，不是動員不足、就是過於俄羅斯化（Sasse, 2007: 158）。他們跟俄羅斯裔一樣，是在帝俄時期移入克里米亞的，在蘇聯時期已經佔了四分之一人口¹⁹；基本上，他們不敢自稱為是這裡的原住民族，只強調烏克蘭與克里米亞在帝俄以來的親密關係、以及烏克蘭對於半島的援助，當然，他們還是堅持烏克蘭裔比俄羅斯裔對於這塊土地的認同較強；他們支持克里米亞的自治，但追求克里米亞的烏克蘭化；事實上，全國性政黨領袖到克里米亞從事政治活動，往往遭到親俄勢力反制，因此地方黨部形同虛設（Dawson, 1996: 6, 12-13）。

克里米亞韃靼人的集體認同始於 13 世紀初，幾個世紀以來就居住在這塊領域，特別是在 Khan Haci Giray 領導下於 1443 年建立克里米亞汗國，從此確立政治共同體，克里米亞無庸置疑是「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land）；跟歐洲其他民族一樣，克里米亞韃靼人經過 19 世紀末的民族主義薰陶，現代的民族認同開始發展；更重要的是被集體放逐的記憶、

¹⁸ 在克里米亞韃靼人的遊說下，1994 年改採混合制，66 席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14 席比例代表制，14 席複數選區保留給克里米亞韃靼人，另外 4 席以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保留給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日耳曼人、以及希臘人；不過，這只是特例，在 1998 年的選舉，改制改為全數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克里米亞韃靼人未能獲得任何席次；在 2002 年的選舉，克里米亞韃靼人與 Yushchenko 的黨、以及烏克蘭共黨結盟，竟然贏得 8 席；在 2006 年的選舉，改採比例代表制，門檻為 3%；到了 2010 年的選舉，重回混和制，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各半，門檻為 3%（Sasse, 2007: 157, 209-14; Wikipedia, 2014k, 2014l, 2014m, 2014n, 2014o, 2014p）。克里米亞韃靼人當然偏好比例代表制，然而，在取消保留席次後，在克里米亞議會選取鎩羽而歸，然而，國會選舉在 1998 年由單一選區改為混合制，以結盟方式首度有人進入國會（Sasse, 2007: 196-99）。

¹⁹ 在克里米亞，只有不到 4% 的人會講烏克蘭語，絕大多數的烏克蘭裔還是以講俄羅斯語為主（Dawson, 1996: 23）。

以及在中亞流亡的共同經驗，刻骨銘心，終於鑄就了他們的政治共同體；克里米亞韃靼人在 1917 年召開第一屆民族議會 (*Kuraltay*、*Kurultai*)，先後成立兩個政府，都被蘇聯紅軍所擊敗；對於族人來說，這段斑斑血淚的挫敗史是他們追求獨立建國的珍貴記憶，特別是領袖 *Çelebi Cihan* 被俘虜槍斃就義成仁 (Baudier, 2009: 15; Dawson, 1995: 4, 7; Sasse, 2007: 84-89)。

蘇聯在 1921 年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²⁰ (Crimean Autonomous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納入俄羅斯加盟共和國 (Wikipedia, 2014q)。在 1920 年代，蘇聯統治尚稱寬容，克里米亞韃靼人享有起碼的自治，得以從事語言文化的復甦；不過，曇花一現，當史達林實施鐵腕統治，開始囚禁殺害他們的政治領袖及知識份子，尤其是在 1928-29 年強迫推動集體農場之際，數以千計的族人被流放、或處死；史達林於 1930 年代權力鞏固後，又展開俄羅斯化的工作，克里米亞不例外；最後一擊在 1944 年，史達林以通敵為由，將所有克里米亞韃靼人放逐烏茲別克，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半島上的 20 萬克里米亞韃靼人銷聲匿跡 (Baudier, 2009: 10; Bilych, et al., 2014: 30; Sasse, 2007: 93-94)。由於放逐是不公義的作為²¹，族人以此要求重新建構一個克里米亞人的國家 (Dawson, 1996: 5)。

克里米亞韃靼人在 1967 年才取回被剝奪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卻不被允許返回克里米亞²²；一直要到 1980 年代後期，戈巴契夫的改革加速，

²⁰ 在 1936 年改名為 Crimean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Wikipedia, 2014q)。蘇聯在憲法上是聯邦國家，在形式上是由 15 個加盟共和國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或 union republic) 組成，每個加盟共和國除了有一般的行政區/省 (*oblast*)，還會依據境內的「主體」(titular) 族群、或是少數民族設置三級的自治單位，包括自治共和國 (autonomous republic)、自治地區 (autonomous region)、以及自治區 (autonomous district)，並且以族語為行政用語，不過就實質而言，為了統治上考慮或是方便，界線的劃定相當權宜而恣意；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並未定義主體族群或民族，而且同時規定俄羅斯語、以及克里米亞韃靼語為官方語言，由此可見克里米亞被當作自治安排是特例，也就是根據獨特的地域(半島)取得自治共和國地位 (Baudier, 2009: 18; Sasse, 2007: 27-28, 90-93)。

²¹ 蘇聯最高蘇維埃在 1987 年宣布，當年放逐克里米亞韃靼人是違法的壓迫行為 (Sasse, 2007: 150)。

²² 事實上，諸如車臣等戰後被放逐的民族，終究都獲准回到故土，為何蘇聯堅決不讓克里米亞人歸鄉？應該是該地的人口當然是以俄羅斯人為多，不少權貴在此擁有房地產，

他們得以自由遷徙回到克里米亞的故鄉；特別是在蘇聯解體之後，族人唯恐遭到新的國界阻絕，加速返回克里米亞的腳步，希望在獨立的烏克蘭有一席之地；絕大多數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終於在 1990 年代中回到故鄉，不過，由於戶籍許可制度（*propiska*）、以及烏茲別克的國籍問題²³，『國籍法』修訂、以及跟烏茲別克的國籍協定在 1998 年完成，他們才順利取得烏克蘭的公民權、及投票權²⁴（Sasse, 2007: 100, 143, 150-51; Baudier, 2009: 10, 23; Shevel, 2000: 4）。

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主要政治組織有「克里米亞韃靼民族運動」（National Movement of Crimean Tatar, NDKT）、及割席而去的「克里米亞韃靼民族運動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Crimean Tatar National Movement, OKND），前者比較願意妥協、與舊共黨勢力關係交好，後者不願意跟蘇聯、或克里米亞的親蘇當局來往；族人在 1991 年召開第二屆 *Kuraltay*，通過『克里米亞韃靼民族主權宣言』，並由 200 名代表推出 30 人具有立法、及行政功能的自治機構 *Mejlis*，推選 OKND 的主席 Mustafad Dzemilov 擔任領導者；由於拒絕登記為民間團體、或是政黨²⁵，克里米亞議會宣佈為非法組織²⁶，而 NDKT 也以走體制內路線為由拒絕參加（Dwason, 1996: 13-14; Sasse, 2007: 152; Shevel, 2000: 5; Allworth, 1998）。

OKND 與 *Mejlis* 的長期目標是建立克里米亞韃靼國，短中期的目標是改善族人的生活、以及提高政治影響力，另外，他們也強調認同上的差異，致力語言、宗教、及文化上機構的復振。從烏克蘭獨立起，克里米亞韃靼

如果讓克里米亞人回來，將無法處理產權的問題。

²³ 根據 1991 年的『烏克蘭公民法』（*Law of Ukraine on Citizenship of Ukraine*），所有在烏克蘭獨立之際的住民，都可以自動取得國籍。問題是，大部分的克里米亞韃靼人是在 1990 年代才返回半島，由於烏克蘭禁止雙重國籍，而放棄烏茲別克國籍的過程繁瑣、往返所費不貲，族人很難取得烏克蘭國籍（Sasse, 2007: 143; Shevel, 2000: 4）。

²⁴ 以 1998 年的選舉為例，具佔有 8~10 萬克里米亞韃靼人沒有投票權，只要是因為很難放棄烏茲別克國籍來取得烏克蘭國籍；到了 2002 年的選舉，克里米亞韃靼選民成長了 3 萬人（Sasse, 2007: 199）。

²⁵ 他們不願意登記的理由，是擔心被視為跟其他人民團體一樣，民族議會的代表性會被矮化（Shevel, 2000: 5）。

²⁶ 儘管如此，OKND 在 1994 年的議會選舉獲得全部所有保留給克里米亞韃靼人的 14 席（Sasse, 2007: 162）。

人便要求政府承認他們是克里米亞的原住民族、應該享有民族自決權；不過，俄羅斯裔視他們為野蠻而零碎的部落社會，至於所謂帝俄君臨之前的獨立自主國度，俄羅斯學者認為那也只不過是土耳其蘇丹支配下的傳統游牧社會²⁷，主張隨著鐵路建好後前來開墾的俄羅斯人才是真正的原住民族 (Dawson, 1995: 5-6; Sasse, 2007: 68)。

面對克里米亞分離的課題，NDKT 的立場比較曖昧，被指控親俄；相對之下，由於親俄政黨有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傾向，加上俄羅斯從來不關心族人的安危，OKND 認為克里米亞的獨立只是假象、只會帶來更多的俄羅斯支配，因此公開支持與烏克蘭保持親密關係，相信會對於返鄉後的安置 (resettlement) 有比較合理的挹注 (Dawson, 1995: 14; Baudier, 2009: 23)。因此，*Mejlis* 要求族人加以杯葛克里米亞的獨立公投，其實，族人居住的地區並未設置投票箱 (Bilych, et al., 2014: 20, 24)。

其實，『烏克蘭憲法』(1996) 雖然有提到原住民族²⁸，卻沒有提到克里米亞韃靼人，也沒有他們的 *Kuraltay*、還是 *Mejlis*。不過，烏克蘭總統在 1999 年設置了一個克里米亞韃靼人諮詢委員會，納入所有 *Mejlis* 的成員，象徵國家實質承認他們的代表性 (Shevel, 2000: 5; Belitser, 2000: 10)。在 3 月 16 日克里米亞公投的次日，*Mejlis* 再度要求烏克蘭政府承認他們是克里米亞的「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而非「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y)²⁹；國會在 3 月 20 日通過決議，誓言保障他們的族群、文化、語言、以及宗教等等權利，並訓令內閣著手接受聯合國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及草擬如何落實的法案³⁰ (Bilych, et al., 2014: 20, 30-31)。

²⁷ 不過，與土耳其統一並非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前途選項 (Dawson, 1995: 7)。

²⁸ 『烏克蘭憲法』有提到原住民族、以及少數民族，卻未加定義 (第 11 條)，另外，國會的權限包含原住民族、以及少數民族的權利，卻付諸缺如。相對之下，『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憲法』(1998) 有提到克里米亞韃靼人，卻沒有提到原住民族，只有「前被遷徙民族」(formerly displace people) (第 18.11 條)，不過，並不是指克里米亞韃靼人而已。

²⁹ 克里米亞韃靼人認為，烏克蘭或是克里米亞的少數民族在境外都有祖國 (homeland)、或是近親國 (kin state)，唯有他們在此領域發展為獨特的民族 (Shevel, 2000: 6)。

³⁰ 其實當聯合國大會在 2007 年通過該宣言之際，除了美澳紐加四國反對，烏克蘭跟俄羅

整體來看，潛在的衝突在於資源、以及文化層面的競爭，族群之間沒有多少對話。首先，克里米亞的經濟原本倚賴重工業、以及造船，然而，這些在蘇聯解體後逐漸乏人問津，旅遊業也沒有特別起色，俄羅斯裔憂心就業機會被搶走；此外，克里米亞韃靼人在 1991 年回鄉後，搭著篷車四處尋找空曠的土地，違章建築四起、無水無電，中央及地區政府並未正視³¹；最後，由於土耳其及沙地阿拉伯的資助，清真寺漸漸出現，俄羅斯人擔心克里米亞終究會被伊斯蘭化（Baudier, 2009: 28-29; Bilych, et al., 2014: 31; Sasse, 2007: 151）。

肆、克里米亞的地位、及公投的合法性

克里米亞汗國原本臣服鄂圖曼帝國，維持鬆散的藩屬關係，不過，從 16-20 世紀，帝俄爲了往南擴充版圖與土耳其展開一連串的戰爭，隨著鄂圖曼的衰敗，克里米亞被俄羅斯蠶食鯨吞：在 1735-39 的戰爭，帝俄首度兵臨克里米亞；接著在 1768-74 的戰爭，戰敗的鄂圖曼被迫放棄克里米亞的宗主權，俄羅斯的影響越來越大；凱薩琳女皇在 1783 年正式將該地併入俄羅斯帝國，終於突破土耳其對於海峽的箝制、達成取得溫水港的戰略目標。帝俄在克里米亞戰爭落敗，撤軍。在俄國大革命後的內戰期間（1917-22），俄共的紅軍與親沙皇的白軍在克里米亞鏖戰，克里米亞韃靼人趁機建立「克里米亞人民共和國」（Crimean People's Republic, 1917-18）（Wikipedia, 2014r）。

蘇聯在 1921 年設置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並納入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史達林在戰後放逐克里米亞韃靼人，並在 1945 年克里米亞的自治共和國地位降爲一般的行政區以示處罰（Baudier, 2009: 18, 7; Bilych, et al.: 2014: 20, 30; Dawson, 1996: 9; Sasse, 2007: 6-7）。蘇聯頭子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

斯等共有 11 國棄權（OHCHR, n.d.）。

³¹ 根據 2000 年的資料，在克里米亞韃靼人的 291 個墾地當中，25%沒有電、70%沒有水、96%沒有瓦斯、96%沒有柏油路，另外，族人的失業率爲 60%，是克里米亞的兩倍（Shevel, 2000: 2）。

在 1954 年慶祝俄羅斯與烏克蘭簽訂 *Treaty of Pereyaslav* (1654) 300 週年之際，爲了象徵兩者的友誼，將克里米亞由俄羅斯「送給」烏克蘭加盟共和國³²。這段歷史公案，成爲日後烏克蘭與俄羅斯爭取克里米亞歸屬的焦點。

在蘇聯解體之前，克里米亞議會搶先在 1990 年要求「恢復」(reestablish) 1921 年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在 1991 年初的主權公投，投票率有 81.4%，獲得 94.3% 贊成 (Wikipedia, 2014t)；烏克蘭國會接受公投結果，只不過曉以大義，將自治共和國的地位「蘇聯之下的主體」(subject within the USSR) 改爲「烏克蘭之內」(within Ukraine)；克里米亞住民在 1991 年底的烏克蘭獨立公投，儘管俄羅斯喬杯葛，在投票率 60% 下也有 54.2% 贊成，42% 反對，可見內部對於克里米亞獨立的共識不高 (Wikipedia, 2014u; Dawson, 1995: 18; Baudier, 2009: 19-20; Sasse, 2007: 137-38, 141)。可惜烏克蘭獨立後就陷於政爭，無暇處理經濟問題³³，更未積極關注克里米亞，特別是烏克蘭在 1993 年遭逢惡性通貨膨脹，相對之下，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有起色，到底克里米亞應該歸屬烏克蘭還是俄羅斯的討論終於浮上台面，親蘇的示威遊行司空見慣 (Dawson, 1996: 19; Sasse, 2007: 143)。

烏克蘭獨立後，當局與克里米亞領導著協商彼此的分權，國會在 1992 年立法賦予克里米亞有限的自治權，不過，Mykola Bahrov 所領導的克里米亞議會互別苗頭，除了先在 2 月 26 日逕自將國號改爲「克里米亞共和國」(Republic of Crimea)，隨後又在 5 月 5 日宣布獨立、通過第一部『克里米亞憲法³⁴』、決議在 8 月 2 日舉辦獨立公投；烏克蘭國會先在 5 月 13

³² 赫魯雪夫出生成長於東烏克蘭與西俄羅斯交界地方，娶烏克蘭人 (Wikipedia, 2014s; Sasse, 2007: 114)。由於史達林剛過世 (1878-1953)，赫魯雪夫接班尚未穩固，因此，很可能是把烏克蘭當作人情，來贏得烏克蘭領導階層的支持，特別是鬥爭馬林可夫 (Georgy Malenkov) (Baudier, 2009: 19; Sasse, 111, 119-20)。

³³ 烏克蘭原先是蘇聯的第二大經濟體，在獨立後的前十年，由社會主義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並不順遂，國民所得降低 60%，進入 21 世紀才漸漸穩定，每年有 7% 的成長率。然而，由於俄羅斯以廉價的天然氣讓烏克蘭吞下餌，虛胖的經濟成長指標讓政客沖昏了頭，彼此忙著相互傾軋而疏於經濟體質調整。

³⁴ 透過 *Act on the State Independence of the Crimean Republic* (1992)，一般稱爲『1992 年克里米亞憲法』，除了採取總統制、及設置區域議會，其他主要的內容包括獨立自

日宣佈獨立與公投違憲、以及憲法無效，雙方展開一番法律的拉鋸戰³⁵；最後，克里米亞議會在 5 月 23 日同意撤銷獨立、取消公投，並且著手修憲以符合『烏克蘭憲法』的規定(Baudier, 2009: 20-21; Zaborsky, 1995: 12-13; Wikipedia, 2014v; Dawson, 1996: 18-19; Sasse, 2007: 142-49)。

爲了要象徵政治上的自主性，克里米亞議會在 1993 年 10 月 14 日設置總統，親俄的首任民選³⁶ 克里米亞總統 Yuri Meshkov 在 1994 年表示，獨立可以解決克里米亞的經濟問題，而選票確認克里米亞與俄羅斯的經濟與文化聯繫、及彼此的再結合；沒多久，Meshkov 向烏克蘭海軍提出要求，讓克里米亞的子弟就地當兵，而真正的用意則是建立當地的武裝部隊；Meshkov 旋又打算舉辦「諮詢性民調」(consultative opinion poll)，其實就是如假包換的獨立公投³⁷；最大的衝突在 Meshkov 打算恢復先前有爭議的憲法文字，包括獨立、雙重國籍、以及自己的軍隊，而克里米亞議會果真如其所願(Zaborsky, 1995: 14-19; Sasse, 2007: 156-66)。由於克里米亞議會陽奉陰違，忍無可忍的烏克蘭國會在 1995 年 3 月 17 日下重手，趁克里米亞總統與議會內鬥廢除『1992 年克里米亞憲法』、撤銷總統職、罷黜 Meshkov³⁸；經過一番角力³⁹，烏克蘭國會終於根據『烏克蘭憲法』(1996)，在 1998 年通過『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Autonomous*

主的外交、成立區域武裝部隊、以及分離的權利(Sasse, 2007: 145; Baudier, 2009: 22)。

³⁵ 雙方協商 *Law on the Delimitation of Power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epublic of Crimea* (1992)，烏克蘭國會要求克里米亞修改『1992 年克里米亞憲法』內容(Sasse, 2007: 145-48)。

³⁶ 這是克里米亞唯一的總統選舉，Meshkov 在第二輪以 72.92% 獲勝(Wikipedia, 2014w; Sasse, 2007: 159)。

³⁷ 這次公投與 2004 年議會選舉同步舉行，Meshkov 原先宣佈這是公投，面對中央政府的壓力，又改口說是民調，卻讓克里米亞親俄的強硬起來：78.4% 支持與烏克蘭建立條約關係、82.8% 贊成雙重國籍、以及 77.9% 同意克里米亞總統的命令具有法律效用(Sasse, 2007: 163; Wikipedia, 2014w)。

³⁸ Meshkov 流亡俄羅斯尋求庇護(Sasse, 2007: 179)。

³⁹ 克里米亞議會原本還想舉辦恢復『1992 年克里米亞憲法』公投來對抗，並到莫斯科討救兵；不過，由於俄羅斯身陷車臣戰事自顧不暇，加上烏克蘭同意幫忙草擬新憲，才放棄纏鬥(Sasse, 2007: 179)。另外，如果克里米亞跟俄羅斯合併，這裡的俄羅斯裔可能必須去打仗也讓他們有所卻步(Belitsker, 2000: 4)。

Republic of Crimea)，大幅稀釋克里米亞的權力⁴⁰ (Baudier, 2009: 22; Zaborsky, 1995: 19-22; Dawson, 1996: 20-21; Sasse, 2007: 145-49, 177-85, 188-90)。

烏克蘭是一個單一體制(*unitary*)的國家⁴¹，根據『烏克蘭憲法』(1996)。克里米亞議會違憲、或是違法之際，烏克蘭國會有權終止(第 85 條)⁴²：

(28) terminating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f authority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based on the opin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Ukraine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or the laws of Ukraine have been violated by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designating special elections to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憲法的第十章特別規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的權限(附錄 1)首先，克里米亞議會可以制訂自治共和國憲法，但是必須經過烏克蘭國會半數核准；此外，克里米亞議會⁴³可以通過「決策與決議」(*decisions and resolutions*)，不可以跟『烏克蘭憲法』及法律抵觸(第 136 條)；再者，如果相關地方事務行政管理的法規與憲法或是中央政府法規抵觸，總統可以加以中止(第 137 條)；最後，除了語言文化等政策，自治共和國可以舉辦地方性公投(第 138 條)。其實，憲法規定得相當清楚，烏克蘭領土的變動必須經過全國性的公投來決定(第 73 條)，而且只有國會有權啟動全國性公投(第 85 條)。因此，地方性的公投不能解決克里米亞的領土問題。整體看來，領土的變更必須由全境進行公投來定奪，因此，克里米亞並沒有片面舉辦獨立公投的權利。

克里米亞議會在 3 月 6 日決議，將依據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憲法』舉辦克里米亞全境公投(第 18.1.7、26.2.3 條)。不過，這兩條

⁴⁰ 總統辦公室交由烏克蘭總統所指派的總督，沒有實權；議會稱為「最高克里米亞議會」(*Supreme Council of Crimea*)，有 100 席；行政機構稱為「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主席由烏克蘭國會任命、並必須獲得烏克蘭總統同意(Wikipedia, 2014x)。

⁴¹ 分為 25 個單位包括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塞凡堡市、首都基輔市、以及其他 22 個省。

⁴² 2004、及 2010 年的版本都有類似的條文。

⁴³ 憲法的用詞是「代議體」(*representative body*) (第 136 條)。另外，憲法也明文規定「單一國籍」(第 4 條)。

的公投用字是「共和國（地方）」（republican (local)），明顯指出這並非全國性公投。此外，該憲法開宗明義說得很清楚，而且在第 1.1 條明文規定「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是烏克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份』（inseparable constituent part）」；再者，如果克里米亞議會通過的法律、以及部長會議所作的決定與『烏克蘭憲法』及法律抵觸，後者的效力優於前則（第 2.2 條）。因此，代理總統 Oleksandr Turchynov 在 7 日宣告克里米亞議會的決議違法、違憲，並於次日終止克里米亞的公投；再來，國會也在 11 日發佈聲明，要求克里米亞議會懸崖勒馬；憲政法庭接著在 14 日裁決克里米亞的公投違憲，下令立即停止準備工作（Bilych, et al., 2014: 21, 23）。

公投在短短地 10 天內舉行，根據克里米亞議會的決議，當地的住民只能在下列選項二選一：

（一）你贊成克里米亞與俄羅斯亞重新結合、並成爲俄羅斯聯邦的一部份？（Are you in favour of Crimea being reunited with Russia with the status of an enti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還是（二）你贊成恢復『1992 年克里米亞憲法』、並成爲烏克蘭的一部份？（Are you in favour of the 1992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being restored, and of Crimea having the status of part of Ukraine?）

結果是 96.8% 支持加入俄羅斯、2.5% 贊成恢復『1992 年克里米亞憲法』（Wikipedia, 2014y）。然而，這部『1992 年克里米亞憲法』早已在 1995 年被烏克蘭國會廢止；此外，最大的爭議是沒有維持現狀的選項，也就是說，表面上看來，當地人可以選擇終究在實質上還是迂迴爲克里米亞的獨立、以及與俄羅斯統一鋪路，殊途同歸（Bilych, et al.: 2014: 22）。

伍、俄羅斯的立場、及分離的正當性

克里米亞議會在烏克蘭獨立之初與國會你來我往，俄羅斯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 Vladimir Lukin 煽風點火表示，爲了要逼烏克蘭放棄塞凡堡市，俄羅斯應該挑戰烏克蘭控制克里米亞的正當性；俄羅斯國會在 1992 年決議，蘇聯在 1954 年將克里米亞的管轄全轉移烏克蘭是非法的，要求烏克

蘭與俄羅斯進行談判；在 1993 年初，前俄羅斯副總統 Alexander Rutskoi 表示，國際法庭應該出面裁決，到底克里米亞應該屬於俄羅斯、還是烏克蘭 (Zaborsky, 1995: 13; Sasse, 2007: 224, 226)。其實，這些都還停留在口舌之爭，葉爾欽並未貿然躁進⁴⁴，除了期待北約有所讓步，也擔心內部的車臣 (Chechnya)、或是韃靼斯坦 (Tatarstan) 會有樣學樣；當然，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沒有把握與烏克蘭開戰的結果 (Zaborsky, 1995: 16-17)。

一旦沒有後顧之憂，俄羅斯的態度丕變。在 1999 年接任總統的普丁的作法就相當強悍。根據俄羅斯的說法，是在烏克蘭總統 Yanukovich、以及克里米亞新總理的邀請下出兵，以保護在克里米亞俄羅斯人的生命、及宗教，也就是藉口有「保護的責任」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 才採取人道介入；問題是，Yanukovich 已經落跑、而自治區的領袖無權引兵入境，更重要的是，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已經超越自衛的底線，普丁並沒有指出到底烏克蘭、或克里米亞遭到何種威脅，而必須大動干戈 (Smith, 2014: 21, 30-31)。

其實，俄羅斯對於克里米亞念茲在茲，主要就是從 18 世紀末就駐紮黑海艦隊⁴⁵ 的塞凡堡，可以由此進入地中海。在烏克蘭獨立後，兩國爲了黑海艦隊的分配、以及這個港市的管轄權展開長期的談判。原本，根據 *Minsk Agreement on Strategic Force* (1991)，黑海艦隊歸屬獨立國協的共同武裝部隊管轄，然而，葉爾欽在 1992 年下令設置俄羅斯國防部、接管黑海艦隊，Kravchuk 以牙還牙下令成立烏克蘭海軍、納入黑海艦隊，這是兩國爭議的開始；經過高峰會議，雙方在 1993 年同意均分黑海艦隊⁴⁶ (Zaborsky,

⁴⁴ 在 1992-94 年期間，葉爾欽與國會翻臉，當然不願意一鼻出氣；克里米亞民選總統 Yuri Meshkov 在 1994 年訪問莫斯科，葉爾欽拒絕接見，俄羅斯總理 Viktor Chernomyrdin 公開否定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所有權 (Sasse, 2007: 222, 227; Dawson, 1996: 8)。

⁴⁵ 俄羅斯的海軍還有西北、太平洋、以及波羅的海艦隊，而黑海艦隊是最小的，包含 1 艘戰術潛水艇、4 艘護衛艦、1 艘驅逐艦、2 艘巡洋艦、以及 19 艘巡邏及海岸作戰艦艇，一般的看法是相當老舊；事實上，俄羅斯未雨綢繆，已經在黑海東岸找到替代港口，6 艘新加入黑海艦隊的潛水艇便是以 Novorossiysk 爲基地 (Smith, 2014: 20)；比較 Zaborsky (1995: 25) 有關於各種艦艇數目。不過也有軍備專家認爲黑海艦隊老舊，比較像是「海軍博物館」，因此，面子問題比較到 (Sasse, 2007: 225)。

⁴⁶ 黑海艦隊的 70~80% 軍官、以及 40~70% 士兵是俄羅斯人，可想而知指揮官強烈反彈

1995: 25; Sasse, 2007: 222-23)。

俄羅斯國會在 1993 年片面通過決議，宣稱作為黑海艦隊總部的塞凡堡是俄羅斯聯邦的領土；儘管葉爾欽公開反對這項決議，塞凡堡市議會還是在 1994 年承認俄羅斯的管轄。兩國在 1997 年的協議終於在 1999 年獲得烏克蘭國會同意，將塞凡堡租借給俄羅斯到 2017 年⁴⁷；不過，由於 Viktor Yushchenko 總統在任內（2005-10）表示不願意續約，俄羅斯只好等待親俄派接任再說；終於，Viktor Yanukovich 在 2010 年上台後同意將租約延至 2042 年，交換省下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的 30% 關稅⁴⁸（Smith, 2014: 20, 29; Bilych, et al., 2014: 39）。

在克里米亞於 3 月 11 日表示獨立意願之後，俄羅斯在第二天便發表聲明，援引『聯合國憲章』（1945）、以及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 2010 年針對科索沃所作的意見書（*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dvisory Opinion on Kosovo'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2010*），認為片面宣佈獨立並未違反國際法。只不過，俄羅斯、以及塞爾維亞當年加以譴責，現在卻是昨非今是⁴⁹（Smith, 2014: 22; Wikipedia, 2014z）。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認為俄羅斯的比喻是「丟臉的」，因為國際社會在俄羅斯的杯葛下，多年來無法獲得聯合國的授權來制裁塞爾維亞在科索沃的「族群淨化」，最後只好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出手，跟克里米亞的情況完全不能相比；如果有誰違反國際法，絕對不是科索沃、而是俄羅斯（Pop, 2014）。美國前外交官 Louis Sell 接受訪問時表示，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被迫害的程度，等到國際社會終於在 1999 年

（Zaborsky, 1995: 27; Sasse, 2007: 235）。

⁴⁷ 一開頭，兩國簽訂為期 3 年的 Yalta Agreement（1992），暫時共同指揮艦隊；接著在 1995 年簽訂『分割條約』（*Partition Treaty*），分配艦艇、各自擁有獨立的艦隊；經過幾年的討價還價，雙方終於在 1997 年簽訂三份『黑海艦隊協定』（*Black Sea Fleet Agreements*），平分艦艇，再由俄羅斯向烏克蘭購買，終究擁有黑海艦隊的五分之四（Sasse, 2007: 227-28; Bilych, et al.: 2014: 39; Buba, 2010: 4-5）。

⁴⁸ 這是第四份『黑海艦隊協定』，合稱 *Kharkiv Agreements*（Bilych, et al., 2014: 39; Copsey & Shapovalova, 2010）；普丁在 2014 年 4 月憤而撕毀這四項協定。有關於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能源關係，見 Bilych 等人（2014: 10-19）。

⁴⁹ 有關於該意見書的適用性，見 McCorquodale（2014）。

人道介入時，科索沃已經遭受十年以上的暴力，其實是有點太晚；另外，北約並未佔領、或是併吞科索沃，而是協助聯合國管理；相對之下，克里米亞自從由蘇聯分手以來，內部的族群關係大致和好，並未出現迫害的情況，因此，所謂俄羅斯人身家被威脅的消息，完全是烏有子虛（RFE/EL, 2014）。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的法治民主委員會（Venice Commission, 2014）在 3 月 21 日作出意見書，認定克里米亞的公投與『烏克蘭憲法』第 1、2、73、及 157 條抵觸，因為地方性的公投並不允許分離；同時，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憲法』頂多只允許議會決議舉辦有關改變地位、或是權限的諮詢性（advisory）地方公投（第 48.2 條）。此外，根據歐洲的民主標準，在進行有關領土地位公投之前，所有厲害關係者必須先進行協商，然而，克里米亞的情況並不符合條件。再者，意見書認為公投的文字不只是含混不清、而且是不中立，尤其是沒有保持現有憲法的選項。

當前，俄羅斯要求克里米亞「歸還」原主，主要的理由是認為赫魯雪夫私相授受，違背當地住民的意願。其實，此項行政「轉移」經過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核准，而且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也欣然接受，依照當時的法治，過程是合法的；此外，烏克蘭先前在 1924 年也將 Taganrog 市、以及 Shakhty Okrug 區移交俄羅斯，並非沒有前例可循（Bilych, et al., 2014: 19-20）。此外，即使俄羅斯裔目前是克里米亞的多數族群，卻多為戰後的新移民，並非原來的住民。人為扭曲人口結構，乞丐趕廟公，侈談民族自決權。

早在 1993 年，俄羅斯駐烏克蘭大使 Leonid Smolyakov 也在記者會上表示，已經有兩萬克里米亞人申請俄羅斯護照，因此，如果克里米亞決定獨立，俄羅斯會加以支持；烏克蘭外長 Vladimir Ogryzko 在 2008 年就指控，俄羅斯在 Simferopol 的領事館大肆發放護照；另外，莫斯科市政府決定連續三年也撥款「支持海外的同胞」，對象就是在烏克蘭（含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Zaborsky, 1995: 13; Buba, 2010: 5-6）。原本，烏克蘭境內的俄裔公民就可以擁有俄羅斯護照，另外，經過幾百年來「俄羅斯化⁵⁰」

⁵⁰ 包括引入斯拉夫語的西里爾（Cyrillic）字母（Smith, 2014: 8）。

(Russification) 教育，有 77% 的克里米亞住民把俄語當作母語，也就是「俄語人」(Russophone)，他們當然不會拒絕俄國護照；另外，儘管有七成的住民視克里米亞為母國，不過，也有三成自認為是俄羅斯人。此番，俄羅斯又大肆發放護照，就是要擴大保護僑民的依據，也為公投製造人口的優勢。

總之，俄國之所以能遂行併吞的野心，主要是透過移民政策，一方面放逐在地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另一方面大量移入俄羅斯人，刻意造成人口組成豬羊變色的事實，再以民族自決為由，伺機脫離烏克蘭。俄國炮製先前入侵喬治亞的戲碼，扶植俄裔的阿布哈茲 (Abkhazia) 自治共和國、及南奧塞提亞 (South Ossetia) 自治州獨立，手段一樣拙劣。

附錄 1：烏克蘭憲法的克里米亞自治專章⁵¹

■ Article 134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is an inseparable constituent part of Ukraine and decides on the issues ascribed to its competence within the limits of authority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 Article 135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ha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that is adopted by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nd approved by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by no less than one-half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mposition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Normative legal acts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nd decisions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shall not contradict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Ukraine and ar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the laws of Ukraine, acts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Ukraine, and for their execution.

■ Article 136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within the limits of its authority, is the representative body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dopts decisions and resolutions that are mandatory for execution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The Head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is appointed to office and dismissed from office by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⁵¹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2006*。後來的修憲版本並未更動本章文字。

The authority, the procedure for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nd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and the laws of Ukraine, and by normative legal acts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on issues ascribed to its competence.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justice is administered by courts that belong to the unified system of courts of Ukraine.

■ **Article 137**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exercises normative regulation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1.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2. land reclamation and mining;
3. public works, crafts and trades; charity;
4. city construction and housing management;
5. tourism, hotel business, fairs;
6. museums, libraries, theatres, other cultural establishmen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eserves;
7. public transportation, roadways, water supply;
8. hunting and fishing;
9. sanitary and hospital services.

For reasons of nonconformity of normative legal acts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and the laws of Ukraine,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may suspend these normative legal acts of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with a simultaneous appeal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Ukraine in regard to their constitutionality.

■ **Article 138**

The competence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comprises:

1. designating elections of deputies to the Verkhovna Rada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pprov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2. organizing and conducting local referendums;

3. managing property that belongs to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4. elaborating, approv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budget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on the basis of the uniform tax and budget policy of Ukraine;
5. elaborating, approving and realizing program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for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programs;
6. recognizing the status of localities as resorts; establishing zones for the sanitary protection of resorts;
7. participating in ensuring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itizens, national harmony,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order and public security;
8. ensuring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language and 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protection and use of historical monuments;
9.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state programs for the return of deported peoples;
10. initi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zones of an ecological emergency situation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or in its particular areas.

Other powers may also be delegated to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by the laws of Ukraine.

■ **Article 139**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whose status is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Ukraine, operates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附錄 2：引用憲法、條約、協定

Treaty of Pereyaslav, 1654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

Law on the Languages in the Ukrainian SSR, 1989

Minsk Agreement on Strategic Force, 1991

Belavezha Accords 1991

Declara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he Crimean Tatar People, 1991

Law of Ukraine on Citizenship of Ukraine, 1991

*Law on the Delimitation of Power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epublic of Crimea,
1992*

Act on the State Independence of the Crimean Republic, 1992

Crimean Constitution, 1992

Budapest Memorandum, 1994

*Trilateral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Ukraine,
1994*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1996

*Russian-Ukrainian Treaty on Parameters of Division of the Black Sea Fleet,
1997*

*Russian-Ukrainian Treaty on Status and Terms of Deployment of the Russian
Black Sea Fleet in Ukraine, 1997*

*Russian-Ukrainian Treaty on Mutual Settlements Related with Division and
Stay of the Russian Black Sea Fleet in Ukraine, 1997*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ussia
Federation and Ukraine, 1997*

Constitution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1998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2004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Agreement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ncerning stay of the
Black Sea Flee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2010*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2010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dvisory Opinion on Kosovo'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2010*

*Kharkiv Agreement on Stay of the Russian Black Sea Fleet o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2010*

Law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State Language Policy, 2012

*Treaty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rimea on the
Admission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Components With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4*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rimea, 2014

參考書目

- Allworth, Edward, ed. 1998. *The Tatars of Crimea: Return to the Homeland: Studies and Documents*, 2nd 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litser, Natalya. 2000.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in the Context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Conflict Settlement." (<http://www.iccrimea.org/scholarly/nbelitser.html>) (2014/8/6)
- Copsey, Nathaniel, and Natalia Shapovalova. 2010. "The Kharkiv Accords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Implications for EU-Ukraine Relations." (<http://www.wider-europ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ider%20Europe%20Working%20Paper%206,%202010.pdf>) (2014/7/31)
-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2014. "Opinion on 'Whether the Decision Taken by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in Ukraine to Organise a Referendum on Becoming a Constituent Territo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r Restoring Crimea's 1992 Constitution Is Compatible with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14\)002-e](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014)002-e)) (2014/7/31)
- Felgenhauer, Tyler. 1999. "Ukraine, Russia, and the Black Sea Fleet Accords."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a360381.pdf>) (2014/8/2)
- McCorquodale, Robert. 2014. "Ukraine Insta-Symposium: Crimea, Ukraine and Russia: Self-Determinatio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http://opiniojuris.org/2014/03/10/ukraine-insta-symposium-crimea-ukraine-russia-self-determination-intervention-international-law/>) (2014/7/31)
-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n.d.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indigenous/declaration.htm>) (2014/7/31)
- Pifer, Steven, and Hannah Thoburn. 2012. "What Ukraine's New Language Law Means for National Unity."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2/08/21-ukraine-language-pifer-thoburn>) (2014/8/5)
- Podrobnosti.us. 2014. "Crimean Parliament Shifts Referendum Date to March 16." (<http://iwpr.net/report-news/crimean-parliament-shifts-referendum-date-march-16>) (2014/7/31)
- Pop, Valentina. 2014. "Merkel: Comparing Crimea to Kosovo Is 'shameful.'" *Euboserver*, March 13 (<http://euobserver.com/foreign/123454>) (2014/7/31)
- RadioFreeEurope/RadioLiberty (RFE/EL). 2014. "Interview: Kosovo-Crimea Parallel Is 'Completely False,' Says Ex-Diplomat." March 14 (<http://www.rferl.org/articleprintview/25297444.html>) (2014/7/31)
- ROMEIA. 2014. "Ukrainian Parliament Abolishes Language Law, Neighboring States

- Protest.” February 26 (<http://www.romea.cz/en/news/world/ukrainian-parliament-abolishes-language-law-neighboring-states-protest>) (2014)
- Sasse, Gwendolyn. 2007.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 Shevel, Oxana. 2000. “Crimean Tatars and the Ukrainian State: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s, the Use of Law, and the Meaning of Rhetoric.” (<http://www.iccrimea.org/scholarly/oshevel.html>) (2014/8/5)
- Wikipedia. 2014a. “Orange Revolu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Orange_Revolution) (2014/8/7)
- Wikipedia. 2014b. “Ukra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Ukraine#Orange_Revolution) (2014/8/7)
- Wikipedia. 2014c. “Euromaid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romaidan>) (2014/8/7)
- Wikipedia. 2014d. “2014 Ukrainian Revolu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4_Ukrainian_revolution) (2014/8/7)
- Wikipedia. 2014e. “2014 Crimean Crisis.”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4_Crimean_crisis) (2014/8/7)
- Wikipedia. 2014f. “Demographics of Crimea.”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Crimea) (2014/8/7)
- Wikipedia. 2014g. “History of the Russo-Turkish Wars.”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Russo-Turkish_wars) (2014/8/1)
- Wikipedia. 2014h. “Partnership for Pea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tnership_for_Peace) (2014/8/1)
- Wikipedia. 2014i. “Legislation on Languages in Ukra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gislation_on_languages_in_Ukraine) (2014/8/1)
- Wikipedia. 2014j.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Ukraine.” (2014/8/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tegory:Presidential_elections_in_Ukraine)
- Wikipedia. 2014k. “Crim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199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1994) (2014/8/1)
- Wikipedia. 2014l. “Crim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1998.”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1998) (2014/8/1)
- Wikipedia. 2014m. “Crim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200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2002) (2014/8/1)
- Wikipedia. 2014n. “Crim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2006.”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2006) (2014/8/1)
- Wikipedia. 2014o. “Crim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2010) (2014/8/1)
- Wikipedia. 2014p. “Crim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20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arliamentary_election,_2014) (2014/8/1)

- Wikipedia. 2014q. “Crimean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Autonomous_Soviet_Socialist_Republic) (2014/8/1)
- Wikipedia. 2014r. “Crimean People’s Republic.”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eople's_Republic) (2014/8/1)
- Wikipedia. 2014s. “Nikita Khrushchev.”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kita_Khrushchev) (2014/8/1)
- Wikipedia. 2014t. “Crimean Sovereignty Referendum, 199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sovereignty_referendum,_1991) (2014/8/1)
- Wikipedia. 2014u. “Ukrainian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1991.” (http://en.wikipedia.org/wiki/Ukrainian_independence_referendum,_1991) (2014/8/1)
- Wikipedia. 2014v.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tonomous_Republic_of_Crimea) (2014/8/1)
- Wikipedia. 2014v. “Crime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199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presidential_election,_1994) (2014/8/1)
- Wikipedia. 2014w. “Crimean Referendum, 199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referendum,_1994) (2014/8/1)
- Wikipedia. 2014x. “Supreme Council of Crime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preme_Council_of_Crimea) (2014/8/1)
- Wikipedia. 2014y. “Crimean Status Referendum, 20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imean_status_referendum,_2014) (2014/8/1)
- Wikipedia. 2014z.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dvisory Opinion on Kosovo’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2014/8/1)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Court_of_Justice_advisory_opinion_on_Kosovo%27s_declaration_of_independence) (2014/8/1)

Ukrainian Crisis in Crimea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We start with a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 which Russia would absorb Ukraine's Crimea, and an examina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on that peninsula. Furthermore, we will look into the status of Crimea and investigate the legality of the so-called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Finally, we will explore Russia's attitude and assess the legitimacy of Crimea's secession.

Keywords: Ukraine, Crimea, secession, Russia's absorption, independence referendum